

王巨成
著

穿过忧伤 的花季

明天出版社



太阳还躲在山坳里，但在太阳即将升起的天际，像有谁在蘸着粉红色的液体小心翼翼地涂抹着，于是那地方便像少女红润的脸庞。有几颗明亮的星星被谁无意间遗落在幽蓝的天幕上。大地一片寂静，这不是梦中的寂静，而是睁着眼睛，在等待着什么。

简陋的小山村像极了一头累趴了的老牛。

朦胧中，听见有一扇门嘎吱地响了一声，然后从里面出来一个人影，还有一条狗的身影。天地间的静被打破了。

“路上慢一点呀！”一个苍老的声音，随即是一两声咳嗽。

“知道了，奶奶。”门外的人柔声说。

门被轻轻地带上了。

沙沙，沙沙……

有节奏，有力量，并且匆匆的，这是脚踩在地上的声响，是人影发出的，因为地上被霜覆盖着。狗的行走却几乎没有声音。

狗有时跑到前面，有时落在后面，有时竟没有了身影。

“黑子——”只要女孩清脆的声音一响，狗便摇头晃脑地回到女孩



的身边。

女孩是星儿。星儿的每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。她这是去镇上的中学。时间是算计好了的，等她到镇上，将近六点半。学校早读课开始的时间是六点三十分。

黑子是星儿家的一条狗，它的任务是护送星儿安全到达一个叫陈庄的地方。到了那儿后，黑子会舔舔星儿的裤脚，摇摇尾巴，这是它跟星儿的告别仪式。仪式完了，它就回家，或者去一条狗爱去的地方。

风带着早春的寒意，吹在脸上生硬而寒冷。

远处的杂树林里突然传来黑子狺狺狂吠的声音，星儿吓得哆嗦了一下。从黑子不同寻常的声音里，可以想到黑子一定是遇到不寻常的事情了。

“黑子——”星儿害怕地喊。

黑子用更激烈的声音回应星儿。

星儿循了声音去找黑子，她看到了陆二奶奶。

“奶奶，你这么早出来干什么呀？”星儿惊奇地问。陆二奶奶是星儿村上的一位老奶奶，经常到星儿家跟奶奶说话，可以说是奶奶的好朋友。

“星儿呀，奶奶的鸡不见了！”陆二奶奶悲伤地说。

陆二奶奶养了五只母鸡，星儿吃过她送的鸡蛋。星儿摸摸黑子的头，对黑子说：“黑子，去帮奶奶找鸡！”黑子得了命令，箭一样地去了。

星儿在附近帮陆二奶奶找鸡。

黑子无功而返，星儿也一无所获。在山村里，黄鼠狼偷鸡是常有的事，而贼偷鸡也是常有的事。陆二奶奶的五只鸡都没有了，应该不是黄鼠狼所为。

星儿替陆二奶奶感到难过。陆二奶奶一直把那五只鸡当她的命根

子，闲来无事便跟鸡们说话，还把鸡抱在怀里。鸡们跟陆二奶奶是有感情的，它们常常拥着陆二奶奶，她到哪里，它们就相跟着到哪里。

“星儿，你去上学，奶奶再找找。”陆二奶奶凄然地对星儿说，她的声音拖着哭腔。

星儿不便明说，只好去上学。

星儿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竟是陆二奶奶留给她的最后一面。

快要接近陈庄那条通往镇上的大道了，星儿的心莫名地怦怦跳了起来，她放开目光去看，却没有看见陈军。她有些高兴，又有些失落。这是很奇怪的感觉，有好长时间了。

因为找鸡的事耽误了点时间，所以星儿没能在往常的时间到达学校。到学校时，时针已指向了七点。

班主任柳青青老师已经在上课了。

“报告。”星儿怯生生地喊了一声。

同学们看看星儿，然后继续盯着黑板，而柳老师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，好像也没有看见星儿，照样上她的课。星儿知道，柳老师既看见了也听见了，柳老师这么做是对她迟到的一种惩罚。柳老师对所有迟到的同学都这样，不同的是惩罚的时间有的长些，有的短些，这要看柳老师的心情。等柳老师觉得惩罚的时间差不多了，她会来到迟到的同学面前，问明原因。

柳老师讲完了一道题目，拍拍手上的粉笔灰，沉着脸来到星儿的面前：“陆星儿，你今天怎么又迟到了？”

星儿支吾着。她总不能说她今天为村上的陆二奶奶找鸡了吧？

柳老师恨铁不成钢地说：“你们乡下孩子的出路在哪里？就是读书！”

读书是你们唯一的选择！读书可以实现你们的所有梦想！作为老师，我不能容忍你们迟到！”柳老师经常这样对迟到的同学说。柳老师说过，她也曾是一个乡下孩子，她就是通过读书考上大学，做了老师的。

“我早就劝过你，要么住到学校来，要么让你的家人给你再买一辆自行车！那样，你要节省多少时间，要多做多少习题呀！你怎么就不听呢？”柳老师在心里感慨：乡下人的目光实在是短浅。

陆星儿红着脸，低着头。

柳老师叹口气，放星儿进来。

从心里来说，柳老师是喜欢星儿的，喜欢她的安安静静，喜欢她身上弥漫着的浓郁的女孩味儿。星儿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像一泓幽深的泉水，似乎总藏着心事。星儿的笑容总是淡淡的，带点忧郁的色彩。

星儿的学习不是很好，也不是很坏。每次考试的结果出来，无论考得怎么样，星儿总是很平静，平静中还透着懒懒的、没精打采的神情。柳老师始终觉得陆星儿是一个很有灵气的女孩，学习成绩不应该停留在目前的水平上，只不过她在学习上还缺少一种动力。

“陆星儿，你是不是有心事？”柳老师有一次问星儿。

星儿羞涩地红着脸，说：“没有啊，老师！”声音轻轻的。

星儿走到座位旁，坐下，掏出书本。在星儿准备抄黑板上的习题时，她的目光正好与柳老师的目光相遇，星儿的脸顿时又红了。

柳老师盯着星儿，就像盯着一个令她百思不得其解的谜。

许多同学都跑了出去，因为镇上派出所的两个警察来到了学校。

警察是为一个案件而来的。就在昨天夜里，一家超市被人撬了大门，丢了两千多块钱的现金、两条高档香烟，还有几瓶啤酒，以及一些零食。那超市是会做生意的浙江人开的，店主一大早就报了案。从案发现场和被盗的物品来看，警察怀疑这是中学生所为，所以他们赶到学校来调查。

向华萍要星儿跟她一块儿去看看，星儿闷闷不乐地说她要做作业。

“你应该再买一辆车子。你总不能一直走下去啊！”向华萍走到星儿的跟前，用手敲着星儿的课桌说，“我有办法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骑上车子，只要你肯听我的！”

星儿连忙摇头，向华萍的办法一定又是出格的。

“试一下嘛！对你又没有坏处。要不是好朋友，我才懒得管你！”

“我习惯了。”星儿说完又埋头写作业。她这是告诉向华萍，她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了。

向华萍只好自己出去。

见向华萍走了，星儿松了一口气。提到车子，星儿心里就不痛快，还有些自卑。

陆星儿在上初一时有过一辆单车。那是在开学前夕，爸爸一个人回来了，他给了星儿学费，还把星儿带到镇上专门卖自行车的地方。

“今天爸爸给你买一辆车，你自己挑。”那天，爸爸笑眯眯地说。

“给我买车？真的给我买车？”星儿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在这之前，爸爸妈妈说过，等星儿上了中学，要让她住在学校里。

爸爸点点头。

星儿欣然地去挑车。车子的价格从二百多元到八百多元不等。星儿是个懂事的女孩，她挑了最便宜的一辆。爸爸说：“买三百多块钱的。要买就买好的！”于是星儿拥有了一辆三百多块钱的、很漂亮的单车。

“奶奶年纪大了，需要人照顾。我和你妈妈想了想，还是不让你住校。”爸爸说出了买车的真正目的。

“你们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照顾奶奶。”星儿爽快地说。住到学校与回家相比，星儿更喜欢回家。家里有奶奶，有黑子，而且来来去去的路还可以骑着单车。

车子被星儿打扮得很漂亮。车子的大杠上裹上了彩纸，车的前后轮子的钢丝上各安了一红一绿的三角形塑料片，在扶手上，她系了一只风铃，这样，单车在行驶起来的时候，风铃就会发出悦耳的声响，而前后的轮子上还各有着一个圆圈，一个是红的，一个是绿的。风吹在脸上，星儿感觉她像在飞。

车子总是纤尘不染。遇到下雨天，星儿就把车子放在家里，徒步去

学校，但是有时，上学时没有下雨，放学时却下了，往往还是在半道上下雨，这时星儿会扛着车子回家。

山里的孩子虽然身体结实，但扛着一辆单车，还要走那么远的路，还是很吃力的。星儿一点也不觉得她这样做有什么不妥。

星儿的车子在车棚里很醒目，在好远就能认出来。

拥有单车的星儿从来不迟到。

可是有一天，星儿的自行车不翼而飞了。星儿非常清楚地记得她的自行车放在学校车棚里的什么地方，可就是看不见她的车子。是在白天哪，而且是在学校啊！星儿的腿一下子软了，她蹲在地上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簌簌地落下来。

“陆星儿，你怎么啦？”来取车的同学问星儿。

星儿哭出了声音，那是压抑着的声音。

“我的车不见了……”星儿的声音里透着悲伤和无助。

“一定是被人偷走了。真是缺德！”别人只能表示愤慨和同情。

星儿哭得没有了眼泪，慢慢站起来回家。

星儿回到陆家庄的村口时，夜幕四合，她看见奶奶的身影孤独地立着。奶奶是在等星儿，见星儿到现在还不回来，她不放心。

“你……你的车子呢？”奶奶吃惊地问。

星儿的泪又汹涌而出。

“车……车……”星儿说不出话来了。

“唉，不见就不见了吧！回家吃饭。”奶奶明白了，尽管她也心疼车子。

晚饭吃得没滋没味，星儿没像往常那样把在学校和班级里发生的琐

碎的事情讲给奶奶听。星儿担心爸爸妈妈知道了会难过，买那么一辆车要他们付出多少汗水呀！

开始，星儿不敢告诉爸爸妈妈自行车丢了，她只好每天步行上学，步行回家。从家到学校有近二十里的路，星儿每天天没有亮就上路，等傍晚放学回到家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老师把时间抓得很紧，放学后总要补课。即使在星儿有车子时，等她回到家，天也黑了。

直到爸爸妈妈春节回来时，才知道星儿的车子丢了。

爸爸倒没有说什么，妈妈却唠叨了好长时间。妈妈怎么也不相信车子在学校里会没了，她认定星儿不把车子当回事，没有好好爱护车子。

“你知道我们在外面挣钱有多不容易吗？你以为那钱会从天上掉下来吗？不要你吃点苦，你不晓得疼车子。”妈妈说。

爸爸答应星儿再买一辆新的单车，可是爸爸一直没有兑现他的承诺。星儿自然不好催爸爸买车。

星儿曾不断地去车棚，幻想能看见自己的车子。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

没有了单车骑，星儿便开始迟到了。可是，星儿一点儿也不愿意迟到。

星儿就是星儿，她不是向华萍。向华萍的主意再好，星儿都是不能用的。

这时，星儿看见教室外面的一个人在看着她。是陈军。

从陈军的眼神来看，星儿明白他是来看她的，看她有没有来上学。

星儿的心小兔子似的跳了跳，她暗暗问自己：“陈军是在看我吗？”星儿是明知故问。

陈军一晃一晃地走了。

星儿恍惚了半天，连向华萍走到她跟前都没有觉察到。

向华萍把手搭在星儿的肩上，吓得星儿失声叫了起来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向华萍大笑：“看把你吓的！你是不是以为是哪一个男生？谁敢！”向华萍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女孩，说话口无遮拦。

星儿的脸噌地红了。

“就这点事还脸红？真是一个好姑娘！”向华萍拍了拍星儿，然后告诉她关于警察来学校的事。向华萍说，警察来调查学校里有哪些男生会抽烟喝酒，昨晚有哪些住校生没有上晚自习，平时有哪些男生有小偷小摸的行为。“照这样讲，我也会破案啰！把那些男生找来严刑拷打一顿不就得了？”向华萍笑嘻嘻地说。

“哎呀，你快去跟警察讲啊！多好的主意呀！”别的同学开玩笑说。

听到抽烟喝酒，星儿蓦地想到了一个人。



3

向华萍是个热心肠的女孩子，她要想做一件事，就一定要做成。看见星儿魂不守舍的样子，向华萍以为星儿还在因为被柳老师批评了而不高兴。

第二节课一下，向华萍就拉着星儿到了学校的小卖部。她买了两袋零食，是那种片状的，吃到嘴里麻辣麻辣的东西。她不由分说地塞给星儿一袋，然后把另一袋揣进了自己的衣袋里。

向华萍的嘴很少闲着，总是零食不断。她几乎每天都到小卖部来，也不知她从哪儿弄来那么多的钱，但今天她来这儿不是为了买零食。

“我要打一个电话。”向华萍跟小卖部的主人打了个招呼。

“你要跟我学着点儿。”向华萍对星儿说着，把食指放到嘴唇边，“嘘”了一声，然后抓起电话。

“妈……”向华萍叫得柔弱无力，刚叫出一个字，就猛烈地咳嗽了一阵。

星儿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焦急的声音：“你怎么啦？感冒了吗？”

向华萍冲星儿狡黠地眨眨眼睛，继续无力地说：“我……我……不知道……”向华萍一边说，一边对着话筒一个劲儿地咳。

向华萍把话筒对着星儿的耳朵，星儿听到的是向华萍妈妈果断的声音：“我马上给你寄钱回去！你赶快去看病！”

向华萍把话筒拿过去，用透着绝望的哭腔说：“我都……咳出血了……”然后又把话筒放到星儿的耳边。

星儿听到的声音是：“啊？好吧，妈妈马上就去买车票……”

放下电话，向华萍得意地说：“怎样？就是要范冰冰来演也不过如此。估计我妈明天下午就能到家，她会给我买吃的，还会给我买衣服。”

“你就不怕你妈打你？”星儿问。

“打我？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，她舍得打吗？就是想打，我爷爷也不答应啊！哪像你，连一辆车子都要不来！换了我，十辆车子也能搞定。”向华萍不但有单车，而且想住校就住校。

星儿默然。

“你可以打电话给你妈，就说有一天学校考试，放学太迟了，回家时天已经黑了，在路上你遇到了流氓……我敢说，只要你爸妈听到这句话，就肯定恨不得马上给你买一辆车子！”向华萍说，“打不打？要打就马上打……”向华萍把话筒拿起来，递给星儿。

星儿拉下脸，迅速地转身离开了，她很生向华萍的气。向华萍怎么能出这样的馊主意？星儿又怎么会为了车子而撒这样的谎呢？

“我是为你好！”向华萍冲星儿的背影说。她无奈地摇摇头，她对星儿的反应很不以为然。

只要向华萍想要钱花，或者要新衣服穿，她都会利用电话来“导演”一出逼真的戏，让妈妈乖乖地掏出钱来。

爸爸和妈妈可能识破了向华萍的伎俩。有时，她一打电话，那边就问：“你是不是又想要钱了？”这时，向华萍就不能直接提钱的事，她会说：“我想你们了，连做梦时都想。我想听听你们的声音，想知道你们的身体是不是很好……”这样，爸爸妈妈就会大为感动，他们会主动问她：“你缺不缺钱花？要是没有了，我们再寄点给你。”

用父母的钱，向华萍心安理得，而且觉得钱是爸爸妈妈对她的补偿，要怪也只怪他们把她和爷爷两人丢在家里。

爷爷今年六十多岁了，他的心思全在家里的责任田上。虽然种田打不了多少粮食，可是爷爷始终舍不得抛荒，从早忙到晚。在吃和穿方面，他一点也不讲究，有时做一顿饭，他能吃两三天。向华萍很不喜欢吃爷爷做的饭菜，她经常念叨着：“还是我妈做的饭菜好吃。我妈哪天才能回来呀？”没办法，想吃好的，向华萍只有自己从镇上买，买回来自己做。她做的饭菜竟然获得了爷爷的夸奖。于是，只要向华萍在家，做饭的事就落到她的头上了。除了做饭，在星期天、节假日，向华萍还要帮爷爷种责任田。她最怕的是爷爷生病，爷爷一生病，家里的所有事情都得由她来做：给爷爷洗衣服、做饭给爷爷吃、为爷爷到镇上的医院抓药……

爷爷眼里只有土地，不会疼她，也不会爱她。从向华萍一来到这个世界上起，爷爷就对她很不满意，因为爷爷想要的是小子，而不是小丫头片子。爷爷总说，小子可以养老送终，可以种田。向华萍有时很不服气地对爷爷说：“你不是不喜欢小丫头吗？我做的饭谁要你吃了？我

洗的衣服谁要你穿了？你去找你的臭小子呀！”爷爷只好“耍赖皮”：

“我几时说啦？我没说不喜欢你呀，小丫头！”说真的，要不是爷爷，向华萍一点也不想回到那个家——那个没有爸爸妈妈的家。

向华萍在班级里，甚至在学校里，都是比较“著名”的人物，因为她有两大特色：一是嘴里零食不断，有时连上课时都在偷偷吃，一次柳老师发现了向华萍的腮帮子在动，逮了个机会，突然喊她回答问题，向华萍急于把嘴里的食物咽下去，结果噎得她直伸脖子，惹得许多人捂着嘴笑；其次，她喜欢说话，课间总能听见她哇啦哇啦地说个不停，鸡毛蒜皮、杂七杂八的事一到了她的嘴里，就都是好玩的、有趣的。

在女生中，星儿是向华萍无话不谈的朋友，也是她唯一的朋友。许多同学对她们能成为朋友感到奇怪，因为她们的性格迥然不同——一个静，一个动。按常理，她们不应该走到一起，可是偏偏不可能的事就成为了现实。

没有人知道，她们俩能成为朋友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向华萍需要一个虔诚的听众，她对这个人什么都能讲，自己的喜怒哀乐能酣畅淋漓地在这个人那里得到宣泄，而且无论她讲什么都不用担心会传出去。这个最合适的人选，非星儿莫属。

可能连向华萍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

在男生中，向华萍是很有人缘的，她的零食能跟男生分享，男生的零食也愿意跟她分享。

向华萍毫不掩饰她喜欢与男同学交往。



星儿感到有一双眼睛跟在她的身后，她不回头，而且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。她需要早点回家。

只要在路上，从星儿身上就完全看不出她在学校里的那种慵懒的状态了。她闭着嘴，眼睛直视前方，脚步匆匆，一侧的书包拍打着她的身体，像是催她快走快走。每天的上学，放学，都是这样。

那双眼睛应该是陈军的。

是车子让星儿跟陈军有了“交往”。有一次，星儿扛着单车，汗流满面地走着。快到陈庄时，她的身后响起了一个男孩的声音：“把车子放到我家吧。明天要是好天，你还可以骑。”从陈庄到陆家庄都是土路。一下雨，那道路特别泥泞，连步行都难，更不要说骑车了。

星儿实在扛不动了，她停了下来。

说话的是陈军。陈军跟星儿在同一年级，不同的班。他们在读小学时就是同学，不过到了中学后，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了小学时的那份自然，显得有点生分。陈军的提议让星儿有些犹豫。

来接星儿的黑子也警惕地注视着陈军，龇着它尖尖的牙齿。

“你放心好了，不会把你的车子弄丢的。”陈军小心地看看黑子。
陈军说得星儿都不好意思了，于是她把车子交给陈军。

陈军刚扛起车子，黑子就大叫着要扑上去，星儿急忙拦住了它。

陈军先把星儿的车子扛走，星儿在路上看着陈军的车子，等陈军回头再来拿他自己的车子。

第二天，陈军果然早早地在路上等星儿，两辆车子并立在他的身边。黑子见了陈军，低声叫了一声，算是跟陈军打了招呼。

有了这样的开始，他们的“交往”便拉开了序幕。

严格地讲，他们的“交往”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交往。总是陈军在路边等星儿，见了星儿只是说一句：“你来啦？”“来了。”星儿总是低着头说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。然后，陈军在前面，星儿在后面，他们始终保持着十米左右的距离，即使遇到熟悉的同学，也看不出什么来。

星儿没有主动跟陈军说过一句话，也没有主动等过陈军一次。

星儿的车子不见了以后，陈军不但每天早晨在路口等她，而且放学了还要跟在星儿的后面。起初陈军提出要用车带星儿，但遭到了星儿的拒绝。

陈军不再坚持，他默默地推着车子，陪着星儿走上一段路。

“你先走吧！”星儿说。

“好吧。那我先走了。”陈军便跨上车子，走了。

骨子里，星儿对陈军没有什么好的印象，甚至有些反感。星儿见过陈军抽烟，还从他身上闻到过酒味儿。陈军说话比较粗，显得流里流气的，和他交往的那些人基本上也是这样的。星儿始终认为做一个学生首先要听老师的话，学校不允许做的事，绝不能做。